

新編小説出版社

第二期八月二十日出版

新編小説出版社



新編小説出版社

好白相第二期目錄

期二 第 相自 好

小哀情	悼梅影	池龍
小說滑稽	好白相	天籟
小哀情	小冤家	劍塵
小說滑稽	和尙吊膀子	柳舫
小說實事	賭徒沒造化	玉
小說滑稽	鬧新房	鄭定瑞
寫言小說	病夫日記	劍塵
小說時事	假女子	卜父
小說神怪	男女鬼	欵乃

好白相 第二期

目錄

二

時事說小俠 江北車夫 耕漁室主

情說小哀 時事說小白衣漢 奇童

情說小桃花女郎 慧禪

幻情說小鴛鴦夢 蛟川張郎

言說小會說小豈有此理 耕漁室主

篇異說小妙想天開 胎博

滑稽短篇求雨 蛟川張郎

電話中炸彈 天靈

戶行均一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版書籍

朱雙雲編

新劇史

新劇至斯已躋盛域顧開新劇先河者屢蹠屢起孤詣苦心亦正不可沒更乘之作詎容緩哉是書朱雙雲先生手編先生以新劇先進兼主筆政文章優美劇驗精深俾成手信史其中有綱有目有年表有本紀有列傳有雜俎有五彩像片實兼龍門紫陽兩家之遺絡愛好新劇者不可不人手一編茲已脫稿卽日出版

新劇家照片

俱係最新的爲各書所未載

序言

包天笑 葉小鳳 鄭正秋 沈石農
周瘦鵠 管義華 王瘦月等十餘人

傳記

本紀三十篇
列傳多篇

內史

綱目

自己亥始至六
大團體聯合演
劇止凡十
六年來各省各
地之劇團劇事
莫不詳細

外史

派別

劇人自定的
天然分別的

軼聞

新劇考證笑
話軼事等

評論

約十
餘篇

雜俎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以上各類均係雙雲先生費數年工夫始成之非一朝一夕所可造作也至于綱目一
門舍先生以外恐無他人能言之者願海內諸君鑒察焉慎勿以尋常書籍視之可耳
定於本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六角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版書籍

戲劇大觀錄

第一集

圖畫門

新劇家小影
名伶小照

客串小影
女伶小影

論說門

新劇論說
舊劇論說
(說明書附)

雜藝門

崑曲底本
新曲本

梆子腳本
新唱本

工尺板眼
灘簧

吹打調子

劇本門

新劇劇本
舊劇腳本
(幕表附)

文苑門

詩詞歌謠
滑稽言論
遊戲文章

叢談門

伶評
瑣話
劇評
舞臺

劇界人物
一覽表

記載門

戲學淵源
梨園軼話

史傳門

新劇家史傳
名伶史傳
女伶史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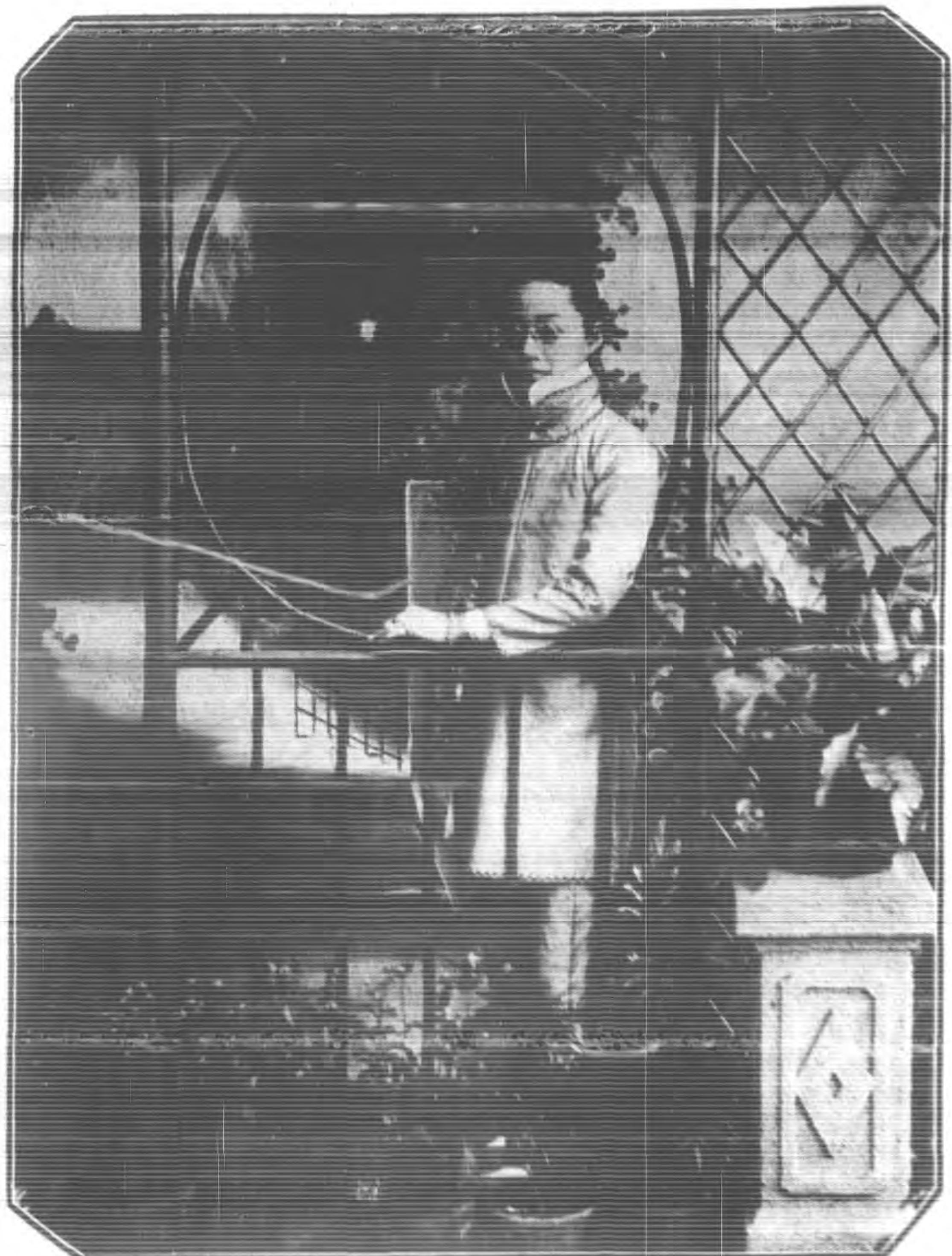
現已付印即日出版

編輯者

許天隨
陳耕漁
朱勤補

二

物人中影梅悼說小本即姑特



影 小 姑 梅



影小影柳楊生悲吳家劇新

哀情小說 悼梅影

(池龍)

短籬破臘。斜月流光。寒氣重重。逼人肌骨。探望簾前風雪。壓到幾樹梅花而紅。綻含苞。依然開放。偕歲寒松柏挺立家園。一段清香迷羅浮兮紙帳半窗疏影。伴處士於孤山。相愛相憐。那任其瓣瓣作當頭飛舞。無如江城五月笛聲吹斷離腸。而綠萼仙姬於瑤臺赴召之前。猶作眷戀纏綿之態。此宋廣平之所以作梅花賦。每有沉鬱蒼涼之句也。余獨無情而能如太上忘之耶。

江頭烟水空漲。蘆蕪筆底春山。何能笑靨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誠哉是言。嗟乎。余年已近不惑矣。歲月催人老。流光去不回。綺情羅思。已隨壯志銷沉。孽海愛河。留作空門色。相白雲蒼狗。陳迹蕭條。風雨懷思。佳人安在。花

好 相 白 期 二

悼梅影

前月下莫把往事重談柳絮蓬根竊歎浮生失所固不若彼姝之早奔月窟轉得清閒自遂焉

余性疏懶兼與紫霞夫人作遁世派（今已斷絕關係七月於茲矣）雖作商海上累日不入夷場時當炎夏溽暑蒸人黃浦斜陽晚風送爽間與吾戚散步街頭作納涼閒眺計也一日爲中法美共和紀念期沿街結彩紅男綠女車馬如梭中有迷離而接我眼簾者如冥冥中有氤氳主使攝我魂兒與之俱去由是情史中添出一重冤孽公案不得不詳叙之而爲小說家之資料也

余徐步返寓思潮往復鹿撞心頭究不知誰家女兒竟如散花仙子訪問無由彌增惆悵連日情緒綿綿寢不成寐一日忽來故友訪晤偶述及前晚之所見友曰是非烏髮垂髫纖纖體態伴一婦在三十許者乎余曰然友曰此殆張氏

好 相 白 第 二 期

之女郎也。年華二八，尙未字人。閨宇林梅，人呼之曰梅姑。其生母姓則予忘之矣。三歲失怙，雁行兄姊各一產，自浦東其母僱役於紗廠，所得工貲未能存活數口。以梅姑年最小，急思棄之，適爲張氏收留撫養。數月腹膨漲如瓠，大據醫士云係幼失撫育所致。其呱呱時之苦難可知。張氏假母多方調治，得愈未及一年，餘疵症流行偶染，時疫病象垂危。醫士束手無策，家人亦防其不起，乃越二日，其勢漸鬆，得慶更生。於以知梅姑幼時已備嘗厄運矣。其假父章君安徽人，業絲茶旅，居滬上，膝下無兒，婉如己出。女紅之外，課以詩書。梅姑頗聰穎，五歲誦唐詩，即朗朗入口。至九歲，師以欲尋舊主，棲春燕七字課題，女脫口對以化作香魂泣杜鵑，蹙額而言曰：屬對尙佳，惜小妮子而出此悲慘思想，恐不永其年耳。庚戌秋，章父沒於家鄉，所有餘貲，不半載而罄。伊母遣其作神女生涯。

期二 第相好

悼梅影

四

乃女秉性貞節不甘爲此賤業願嫁得聘金爲母作娛老貲以報參養之恩母愛之而不奪其志焉女有特性常以珠粉敷面而取悅丈夫爲女界之奇辱一時墜鞭公子走馬王孫見之者幾疑爲淡白梨花飛燕再世而欲求一夕之歡千金不許焉其身價高尙非若時下之女子畧識幾字即自命爲學生翩翩然喜與年少爲伍不知道德爲何物而以幽嫋貞節四字反視爲迂腐之談相去非可以道里計也去歲與予家爲鄰故知之甚詳今不知遷往何處矣余聞友言思慕之誠仍不稍減其熱度遍投門徑卒無效果旁觀者不幾笑我爲無謂之妄念乎

雖然青鳥傳書掀起風流孽債赤繩繫足忽來意外奇緣大凡姻緣簿上固如鐵案判定無論佳耦怨耦以及情緣之長短忽叙忽離一線難逃其判數試證

好白相第二期

余之與梅姑之牽合可恍然矣。

一日余同舊友在茶社偶來一不相識之人叩之則曰姓何係吾友之故交焉。畧談片刻爲余旦夕所思慕之女名忽觸於眼簾注視何某之襟內有梅姑具名之信在焉噫此卽某女郎之手札乎繼而思之天下之同名者不少余安能謬然質問而疑竇之心卒不稍釋爰默遣吾友婉言以探之始知此女郎即爲何某之姨甥女也何爲米業之領袖身前一女甚慧與梅姑年相若爲閨中文字之良友時以詩詞互答從不付洪喬傳遞深恐誤入輕薄男子之手起飛短流長之誚也是日何自張氏來故爲其姨女作寄書郵而適爲余目所引起遂造成一周年情海之波瀾焉。

余聆何言歡躍不已以爲今日得進身之路矣即囑余友請何爲介紹何曰先

生殆癟矣。舍戚張氏非桃源問津之所以不速之客。突如其来縱有鄙人之介紹。不即麾之使去。甯容進小妮子之妝閣乎。余曰如之何。則可。何曰小姑深處羞見生人。造門論婚者不知。凡幾非親睹文郎之筆墨。雖貌若潘安富並陶朱。不足一當其選也。先生誠意會晤。曷遣翰墨作紅葉之媒。以探其意之可否。緩日再由鄙人覆命可也。

皓月一輪推晚霞而出。光線如白練與電光閃閃相輝映。三人出社分道馳歸。余於是夕作相思歌。仿白樂天長恨歌體。用原韵。迄今思之。竟成讖兆矣。

銀河耿耿。長夜漫漫。看壁上時鐘似故。意遲遲。腦人情緒。盼到天開曙色。幾致秋水將穿。無何鄰鷄聲與汽笛聲。互相酬唱。嘻天破曉矣。爰將所作之歌。固封掛號。投入郵筒。卜晝卜夜。時盼佳音。之覆。越日則帶見之。命令果由何某傳來。

期二第相白好

一朵紅雲喜從天降。余託友請何約期偕往。屆時浼何作鄉導。喚人力車三輛。轔轔向南行。越西新橋進法界。何曰至矣。則見白壁綠櫈。銅鑊深鎖。幽居深巷。閑寂無聲。彈指三板。有五十餘之老嫗。出而啓關。延余等入小院。曰容老嫗入。告良久。有面如團圓之中年婦。姗姗而至。曰承先生辱臨。敝舍頗增蓬荜之光。無如吾家之憨態。小姑午餐後。爲同學女友邀赴東鄰。作敲棋飲冰之戲。若倩老嫗促歸。又恐逢彼之怒。無已。惟有請先生改日再行。屈駕耳。余聞言如頂灌水。致來時之濃興瓦解。冰消遂偕友快快而返。此情此景。較之剡溪訪戴。更覺無聊。翌日余修函致女。約以謁晤。期如約而往。見院內精潔陳設。清雅爐烟。裊裊吹作羅紋。大有一室清心焚妙香之趣。未幾。環珮之聲自遠而來。玉骨珊瑚蛾眉。淡掃較前日在街頭所見姿態愈形嬌艷。余素脫略。不作俗套語。即道前。

晚看燈之遇渴慕之誠。拳拳勿釋。並述寄詩之原委。女即取余之所作瑜瑕之處。一一指示。又將古今詩學源流傾筐倒篋。滔滔若懸河。余愈欽佩之。直至日輪西鼓。始命駕返。由是綠紗窗下。鸚鵡簾前。無日不有余之蹤跡。而蹀躞其間。鶯鶯蝶影形影。不離予非女不歡。女非予不嫁矣。

余近女月餘矣。察其舉止頗類大家閨秀。又無一點時髦惡習。一夕女謂余曰。妾與君相處已久。在外之誹謠紛至沓來。是由妾之不自珍重。致多非禮之嫌。然妾之所以不惜資辱忍恥者。以君之才學甚優。慧中秀外。而依然不自滿不若。時下負才學者。非涉之輕挑。即隣於狂妄。故願效文君之舉。而不恤人言。君如憐而不棄。明日可挽友致意於吾母。知無有不諧其事也。余愀然曰。卿之恩情已鏤五內。余何常不存天長地久之思。惟余之所以不敢向卿母議婚者。以

好 相 白 第 二 期

余有大婦在堂。恐遭東床之斥。反下逐客令。而速我分離。女曰：君誤矣。凡女之嫁人也。必擇品學之相當。不在嫡庶之分歧。他日爲良母。爲賢助。在乎女子之自爲試觀。古來庶母卒受嫡子之榮。不知凡幾。何拘拘於名分。而扞格爲耶。如君婦而爭床第之私焉。妾則遜讓之。君婦而加訶叱之聲焉。妾則忍耐之。君婦而生憐愛之心焉。妾則孝順之。妾志決矣。位置小星。固所願也。余感其誠。即挽友爲之撤合於其母前。得允。旋以聘禮過於苛索。余則負氣不往。而女不知也。日復一日。妝閣間卒絕余之影響。女自駭曰：彼月餘如一日。往來無愆期。今豈有他愛耶。或抱採薪之憂耶。雖然染疾當來函告。我思之。思之。飲食頓減。其母以余不往。時向女嘆息。口雖不言。而意中未嘗不咎女之孟浪與薄情。郎定婚約。致有今日之變。女則吞聲飲恨。日與淚洗面而已。母憐惜之。日遣僕騎四出。

好白相第一二期

卒被其母遇之於昧蘊園。捉臂使去。擁入妝閣。見女玉容憔悴。蓬首無姿。不復如前時之嫵媚矣。余惟緩顏慰藉。女始解頤。謂余曰：「妾處閨中十有六年矣。君試思與妾定情之夕。不見守宮砂痣。猶是鮮明乎？今君先亂之而終棄之。是殆以淫娃視妾矣。而今而後。勿復與君相親。如踐約則爲君家妾。如背盟則爲母家女。」女皈依三寶落髮空門。想半角禪房。當容未亡人爲誦經之地。修來世以報君恩。言已泣不能仰。余婉謝告以悔。長跪請罪。堅踐前言。晚餐後。偶於燈下檢得女筆詩詞稿兩紙。其詩云：

秋上心來總是愁。枉將衷曲訴牽牛。並頭私願知難遂。盡把前情付水流。

又疊過一紙。填鳳棲梧一闋。其詞云：

樓頭私誓鴛鴦結。兒女癡情一半。今消滅。鏡裏窺儂顏色減。爐灰到死心猶熱。

期二 第相白 好

未卜他生今已負。欲寄蠻箋絮語傷心剖。萬種相思和血淚。情絲宛轉如牽
藕。

閱竟戲謂女曰：卿與何人有前日之盟而作此決裂傷心之語乎？女曰：呸！除郤
你情郎，豈復有冤家之叙首乎？數日來致妾之心碎腸斷，尙欲饒舌誣人薄情。
郎……余則一笑置之。

(未完)

悼梅影

十一

好白相

(天籟)

滑稽小說

甲之言曰。昨夜乘汽車。其疾如飛駟。旁曬路人。方袒裼裸裎。行於路。臥於途。揮汗如雨。喘氣如牛。大都呼熱不已。而我則風吹耳鼓。嗚嗚作響。涼生肌裏。溽暑全消。相與馳逐者。非北里名姬。即青闈少婦。香氣由意太作。媒介送入吾嗅覺。沁吾心脾。幾醉頃刻之間。往來二三十里。遙望夜花園燈光。星斗旗障雲霞。如五都之市。如不夜之城。得得者馬也。轔轔者車也。錚錚者電車也。嗚嗚者汽車也。珠光寶氣。鬢影衣香。耳爲之迷目。爲之眩。而墮鞭公子。走馬王孫。顏如宋朝色。若子都者。亦如蠶附腥。如蠅集臭。無不來會於此。一男一女。一顰一笑。莫不。

好白相第二期

飽含情愫。有卿卿我我。作雙雙蝴蝶飛者。有眉言目語。作殷殷眷戀狀者。而獨立庭除。作延企狀。將有待也。雙鎖蛾眉。作幽怨狀。悲失約也。游目聘懷之地。喜樂哀怨。人各有心。而吾則手指目張。靜以觀動。形形色色。無一不入我之眼簾。而我心樂極。遂大聲疾呼曰。好白相。

乙之言曰。昨夜入花叢擺臺面。吃花酒。徵名姬。又麻雀。有壽頭碼子者。戴三年。前舊式高草帽。架玳瑁邊圓形大眼鏡。着湖綠色半截長紗衫。搖頭擺腦。靜坐一隅。娘姨奉茶煙。大呼嫂。嫂謝謝座客。狂笑壽頭碼子。不之覺。妓女敬瓜子。起立必恭敬。尖指掇得二三粒。即縮去。座客復大笑。妓女大姐娘姨亦如之。壽頭碼子猶不覺。以爲笑其眼鏡之大也。忙去之。兩眼作地牌式。殆入席。步履不慎。糾痰盂。致地唾味濺衣履。起立時。面已作桃花粧。翻然遁去。於是入座。酌醇酒。

好白相第一二

召名花紅箋飛去玉人來遲燕瘦環肥粉白黛綠身後列座團團如肉屏風一時笙歌競奏絲竹璈嘈盛極一時其餘如撃戰聲喧笑聲談笑聲聲不已與歌者奏者互相酬答正在神馳忽覺有人以尖指拍我肩上回視之則燦烺若明星皎潔如秋月亭亭玉立脉脉含情者我所素心愛之某校書也相交既久情愫益深心心相印喁喁作情話座客互相嘲笑羨慕而我竟忘其所以回顧諸名花其色孰若我心愛者之嬌其情孰若我心愛者之深視之視之間未有如我親愛之某校書也於是心花怒放樂不可支吻某校書之頰款款謂之曰真好白相

丙之言曰溽暑連天消閒乏策終胥足跡惟在舞台今日第一臺明日大舞臺後日競舞臺如轉輪如推磨總不出此範圍初時開幕人固寥寥至三四齣則

好白相第一期

人亦漸多演者亦漸有精神。如名角登場必排末齣戲以榮之。即以看客多有轉移也。名伶出場門簾微揭則掌聲雷動叫好之聲不絕。固不必再觀其演者。如何唱者如何即此一陣喧攘已足。喝亂名伶腦筋而使一般看客無心注意。於戲。且角出場彷彿如磁石引針含有收吸力使人皆目灼灼似賊不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其中尙有足爲看戲之補助品者。則青年女子與白面郎君打無線電。此以電來。彼以電往。兩電相接。則四道電光發爲異彩。流布空中。愈接愈近。熱力亦愈甚。此類電報亦如名伶演劇。排日照演。每望包廂中日。或一二句。二三句。不等。直能引使看戲者不看戲而看無線電報之發動。每至情真處。有爲之心動者。乃不覺脫口而出曰。真真好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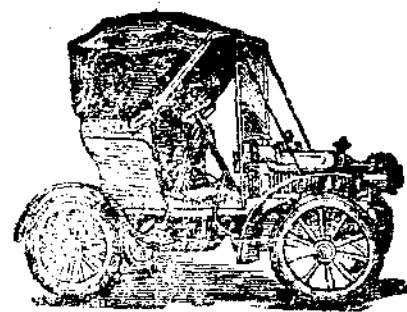
甲乙丙互談樂事。有丁旁坐。顛頭微笑。若有心會而默不一語。羣起問之。則曰。

諸君之所謂好白相者。坐汽車入花叢進舞臺而我之所謂好白相則靜坐斗室。手持一冊雖事實與諸君不同而好白相則同。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呻吟作嘔。有時咄咄書空。有時憤憤欲動。歌哭無常。喜怒不定。家人竊窺。疑有神經病。以醫進。我復大笑。試就之。醫曰。六脉和平。心神凝定。無病之徵。我曰。我豈有病。指一冊謂醫曰。我之病在是耳。醫者翻閱。未竟。喜笑怒罵一如我亦曰。子之病哉。在是矣。相與大笑而去。家人知其故。謂以無病爲有病。昧然請醫。而我亦昧然就診。真正好白相。諸君亦欲一觀我之所謂好白相乎。固即在我囊中也。探囊取之。得一冊。以相示。外面優美。顏其名曰好白相。開卷讀之。則甲大笑未幾。乙大哭。既而丙又大憤喜者樂者哀者怒者一如丁所言。而甲手持此好白相。喜乃無已。即大呼曰。歡迎好白相。歡迎好白相乙丙亦從而和之。曰我也歡迎。

期二第相白好

好
白
相

好。白。相。我。也。歡。迎。好。白。相。



小 宛 家

十八

小 哀 情 說

小 宛 家

(劍塵)

他母打開眼睛望着何貞笑道到底我的兒乖爲娘更痛將來到了上海隨着爲娘做女工賺了錢做新衣我兒穿買好花我兒帶我明天代兒包上好細腳教爾做手好針線將來我兒大了多託幾個人到吃洋飯的裏面爲兒擇一個如意郎君這不如好嗎何貞只是羞瑟不做聲這裏母女正在談話的時候忽聞外面脚步聲何貞走出房門看見那人即叫道爹爹你就在我學堂裏來嗎兒本想去辭老師順便拿書來免得明年上課的時候講台上又貼兒的名字不料爹爹就代兒把書拿來了老師可說兒什麼嗎只見那人一坐下就拿枝烟槍在手上也不遑說話呼呼吸吸鬧起來何貞待他爹爹放了烟槍又問一

遍那人拿起烟袋架起一隻足坐得床邊吹了幾口烟氣說道老師沒有說什麼就是說你聰明此次年考你們兩個都是第一女榜是兒男榜對門莫先生的兒子又勸我再叫兒明年上學說免學費一派哄人的話誰也不再去上當了我兒讀一年書買兩張無用的文憑剩些這不值錢的書有什麼用又對妻子道但是我們窮人家養兒女也不容易若是在上海人家家裏頭養了一個半大女孩手下幾活動非特不出錢還要進錢哩他妻答道我聽見說上海有種什麼女先生天天馮車進出酒館來往聞他與人擺一個雙雙台都是幾十只洋又說碰一場和沒有禮講都是十二只洋那有這容易賺的錢呢那人答道這是長三錢是賺得多的就是家裏有個如花似玉的錢樹子也要自己先行出本錢布置場面這宗大財喜我們是萬想不到的或則放得本家那裏做

做押頭讓女兒上上青蓮閣到賺幾個不要資本的錢那我們南土廣土紹興酒膏粱酒以及水菓等費到可以出在女兒身上說至此忽聞外面喊道發火發火倒把這對老鴛鴦嚇得不要命的把烟槍丟了走出來看只見門前紅光照耀就好比財神臨凡似的那知正驚的時候何貞拿着幾本教科書從他母親後面出來安慰爹娘道爹娘莫驚是兒燒教科書他爹見沒事仍倒在芙蓉帳內去了他母看見何貞兩淚汪汪到不解乃說道我兒爲什麼哭呢這個過年的時候不好頑嗎何貞由哭中又帶笑臉說道我媽害錯了意思爹娘痛兒愛兒兒真快活的說不到那裏會哭呢只因我剛纔把這些害人的書兒燒去那知這書真是害人不淺至少成了灰燼他都會比成自由花飛上天去那知時風不順就把這些害人的灰飛到這眼簾內所以會把兒從來不哭的

期二第相自好

眼淚帶出來就髣髴是要斷腸似的兒有這好的爹娘那會斷腸哩他母見他不是哭也就進去了這裏何貞自言自語對着那些書說道書呵你伴我一年未嘗離我左右我今日怎捨得對爾下毒手呢只怪你的名譽被一班無知識的東西敗壞了所以父母要我與你絕交說至此淚珠兒直滾下來這裏正哭得傷心的時候忽外面走進一小孩來小孩見了何貞也不問來由只是跑到何貞面前攜着手也哭起來何貞即出手巾與那小孩拭淚道我知你來了就不是好事那小孩收了淚即道姊姊我一日不見你怎麼就變成一個憔悴樣兒呢速告我否則我要哭何貞道你難道不知我是馬上要死的人嗎告你又怎樣不告你又怎樣那小孩不待何貞說完淚又出來了何貞道我真怕你我真怕你請你莫哭言訖即在荷包拿個紙條兒擲在那小孩操衣荷包內說

道。你要知我心事。請你問紙上說了。也就收了。淚轉過笑臉兒。到他爹娘那裏去了。這裏小孩拆開信看上寫道。

友仁弟弟展閱我兩人同學同居有事本可面談何必用紙條。因我要與弟弟分別。兩人當面說分別話我不哭。你是一定忍不住要哭。大家都哭起來。那能說話只好借筆通知。弟弟吾的弟弟得書亦莫哭。我是喉塞不能償還。你淚若念我明日清早血花六出之時不妨到雨花台青碑石上侯我。但我不論風雨生死是要走一次切莫失信。書看完燒去莫留人看言盡。

何貞絕筆

小孩看了就好比絳珠草淚兒鬚似水湧的。這且不講却說何貞學堂本是私立的。這位校長不知在北京什麼大學堂畢業。教授法真是謀不到不怕幾。

頑的學童只要經了他的手那程級就如漲水似的進步那裏人却忘記了。只知姓俞號亮卿別號德明年紀只有三十歲左右教授二百餘學生分做男女兩班男生惟莫生他最得意女的爲范生他最憐憫知他家中頑固貧窮故應用書籍稍貴一點都由學堂發給免得他回家索錢買教育中有亮卿這個人也總算是很平心的這日正是元旦他們開通人元旦有什麼介意亮卿正在看書忽號房持封信來亮卿即拆視看了信只是拍案叫道惡家庭……惡家庭……可惜……可惜原來是書上緣故上寫道。

亮卿校長夫子鈞鑒學生記得那日放假在圖書室檢書之時承夫子用好言教生又獎生好儀器一盒繪圖紙四張當時携歸豈知那天得見夫子從後竟無見夫子之期本想將心事全告夫子無奈手發驚握不得筆只好聊

寫幾句告夫子總而言之學生不能見夫子怪不得人家庭專制就是望夫子保重生死都感激莫生貧乞夫子憐憫餘不多言肅此謹請

鈞安

學生范何貞酒淚作書除夕日

喻校長看了書棹子都拍破了到了明日清晨即叫雜役喊馬車登時上了馬車叫馬夫加鞭快走衆人都不知他往那裏去了暫不講

恭喜·恭喜·發財·發財·今年賺大元寶原來是元旦拜年的却說莫范兩家這日先後敬了天地即預備了一些菓子糕餅用盒子陳着又泡了香茶只見一個少年匆匆忙忙走進來這裏還認他是拜年的即恭恭敬敬上前招呼那個少年正沒有心與他們應答只是站得廳堂高聲道呌范何貞·范何貞叫了幾句那裏有人答那個范何貞的老子正在吃烟見妻子進房說一個

好白相第一二期

我不認得的人走進來我招呼他他也不理我現又叫我女的名字。你快些放下煙槍看看那人走出來即招呼道先生恭喜那人也勉強點了。一下頭說道令嬪那裏去了那人答道今日是元旦只怕到同學家裏去玩要去。了那人又往莫家叫道莫友仁莫友仁也是沒有人接應這邊莫家男女都懂禮聽說叫他兒子的名字莫先生即出來了行一個鞠躬禮說道頑兒想必也是到同學那裏玩去了但他平日放學歸來本不歸屋的不料范姑娘今日也頑去了但他平日放學歸來端的總是看功課不出門的想必今日是元旦吉日被同學邀得放花炮玩去了。

那人聽了急得話也話不出坐了半晌說道俗語說知子莫若父難道兩君都不知令郎令嬪的性質嗎言訖即以何貞的書拿出來那知這封書的法力比

小冤家

二十六

樹上鳥雀的法力還大。鳥雀可以把羅漢叫成尿。這封書居然使這兩個老頭兒哭出屎。真是令人好笑。那個人看得他們都哭起來也勸了一會出門去了。但這裏雖然是知道他們兩個一定死了。從那裏去找尸首呢。過幾天纔知道。他們兩個死在雨花臺有好事者標其墓曰小冤家云。

耕漁曰俗諺有云冤家夫妻兒女債。范何貞。莫友仁之謂也。兩小以幼稚之年。竟能解婚姻自由之旨。同徇情而死。究竟自由神不及專制魔王之魔力大悲哉。願天下之青年男女勿再蹈此轍也可。

期二第相白好

諧聞小說和尙弔膀子

(柳舫)

五六年前余在西湖避暑寓平湖秋月背與某友舍相接壤中有樓舍一樣頗幽雅宜人余每當夕陽西落倚樓遠眺爽適宜人自謂當此情景無異錦衣巢父世外桃源名利之心不知消歸於無何有之鄉矣斜距數十步綠楊掩映中有紅樓一角一日忽見有白衣紗少婦憑倚欄前綠鬟紅顏丰神絕世手握鵝翎扇障其梨花面與返照斜陽映帶幾分顏色意必其爲大家之嬌娃也但觀其舉止佻達有青樓習氣時時以不盈一掬之三寸紅羅從欄干亞字中喬然掀露意若自炫其瘦小蓮鈎無與匹者余之樓前亦有一樹垂楊隨風飄拂正堪蔽余之窺伺而余之所以窺彼者不過欲別其野鷺與家鷄耳越日見一和

尙施施而來。面白而體肥。穿綢袈裟。兩目灼灼黑白分明。隱隱鬚鬚密繞腮頰。其年約在三十許也。行至彼美樓下。駐足不前。暗作窺探狀。其時美人尙四面湖山飽看景色。及見僧而美人亦目不轉睛。須臾始俯首一盼。僧乃緩緩而行一步。一回大有不舍之意。美人則翩翩搖曳。顧盼生姿。幾有紅蜻蜓羽不禁風之概。竊恨藍橋咫尺。款曲雖通。惟有付之一嘆而已。次日將晚。余方出倚窗前。見僧於美人樓下。呆立如木鷄。不知其幾經時刻矣。美人亦俯倚欄前。有如昨日狀。裙鈎尖削如貼水蓮花。步步生嬌。大有我見猶憐之態。僧縱目四顧。灼灼如竊鼠。余至此知必有接近舉動。故隱其面於樹後。僧忽自在懷內取出番餅一捲。以示彼美女。則低頭微笑。脈脈含情。僧復蹀躞墻下。不知作何勾當。無何見美人頻點以首。轉瞬間。美人忽在樓下啓其側戶而出。秋波斜睇。嫋嫋送情。

好白相第一二期

僧始近前作鞠躬狀絮語片嚮携手同行宛如一對野鴛鴦而入內扉矣余奇之覓某友而問之始知彼美爲和尙嫂嫂之童雙憐也專行秘密手段而鈎接僧人滬上各報間有載及其事者某報善謔詞曾標其題曰萬佛樓余曰不如直截了當題曰小僧總會之爲愈矣哈哈

和尚弔勝子

二十九

賭徒沒造化

(玉)

三十

有甲乙丙三人爲上海著名之賭徒也專以賭騙爲謀生近者歐洲戰禍波及中華在香港青島之寓公聯袂而來滬上彼乃施其鬼魅手段以致多金

明燈罩簾幕低垂某甲方與乙丙二人在密室私議賭騙之計將安出某甲先謂乙丙曰今日商議之事二公想已明白但是我等最重要之點便是成功之後三三十五字要訣然而辦事須要協力同心不可有所畏縮乙與丙同聲應曰此是公理某等謹誌不忘甲曰二公請三思計劃不可不密乙丙二人籌思半晌乙起向甲耳語半晌甲大聲鼓掌曰好好君之腦力極佳二人敢拜下風丙急曰是何妙策請君速明以告我我心忡忡矣乙乃向丙耳語曰莫

好白相第一二

急我告君知有李姓者前清時某省某局之局長宦囊甚裕新從銀行中提款而來前日由青島至滬其妻死於途中其妾從人遁去僅有一子喬梓同居其子不務正業素嗜賭博然而極憚其父在青島時其父延一嚴師課讀不許出門偶一出門必以其師監視之故未能暢其所欲爲現已到滬其師已歸濟南矣聞其父欲請先生一如前師之負責任非老成人不可我且學毛遂自薦憑我三寸舌使此老深信不疑我先教其子以竊貲之法然後導之來行我等之妙術事無不諧不待此老知之我等早已如黃鶴矣丙亦拍手曰妙極……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明星萬點皓月一輪時方半夜序屬初秋街中電燈燦爛如與太陰爭光六衢寂寂惟足音自遠而近一年約四十五六年約三十四五面帶酒容衣裳楚楚蓋乙丙也斯時二人由甲家罷筵而歸寓乙則俯首而

好白相第二期

思明日將與李公子作何語而丙則思其設局之策二行重行行乙忽以手附其腰作怪聲曰呀……痛……腹痛……丙曰前一時兄飲甚樂何忽作此態乙曰我……我亦不知其故然痛甚速扶我到客棧中飲幾點藥水丙從其言扶之而向旅館中去

零露未稀朝曠初上蔚藍天色清氣迎人曉窗初啓正值某甲晨興而思數日之間將有大宗金錢臨門更有一番新氣象矣正轉輾間忽丙來丙喘急而進亦不爲禮惟曰不得了不得了甲驚詢何故丙曰某乙於今晨四點鐘死矣甲驚曰真耶假耶丙曰誰向汝作假語甲曰是何急病丙曰昨夜由君家歸去半途中忽腹痛我扶彼到棧房不能服藥矣我急呼茶房叫人挑痧打藥水針挑痧人云過五點鐘若無恙便無妨矣不意至四點鐘死必中時疫無疑某甲聽

此言半晌不語。繼乃大號如傷考妣丙亦淚如雨下。某甲曰。哎哎哎。時疫時疫。我等一齣發財好戲少一箇正角。如何做得成功呢。遂怏怏而去。



賭徒沒造化

開新房

三十四

滑稽小說

開新房

(鄭定瑞)

紅燭高燒彩球繚繞與五色旛。輝映於眼簾。金爵香浮玉堂。喜溢腹馬交錯熙攘。紛紜莫不目注神凝。手舞足蹈。曰看新娘。看新娘。

喇叭一聲。衆樂皆奏。鏗鏘喧鬨。雜然並陳。新娘躊躇自輿中出。二八年華。豐姿絕世。光溢四座。衆人交譽曰。好女兒。好女兒。

張翁曰。新娘端正有大家風。李翁曰。新娘溫柔必博掌上歡。張嫗曰。新娘面團團。有福相。李翁曰。新娘體豐腴。生育必多。拍手復拍手。衆人贊揚之聲不絕口。新娘拜謁來賓。舉入內室。無何賓客盡散。媼僕悉退。此時父母子女相集一室。紛紛論新娘。

好白相第一第二期

夜殘更深。羣促新郎歸洞房。新郎忸怩不卽去。姊妹兄弟交口譴方歡笑。間新郎忽不見。姊妹兄弟四處覓查。如黃鶴終無踪跡。父母剛詰責。兄妹咸躊躇。互相怨讐。以爲新郎作汝上之逃避矣。忽有聲自房中出。哥哥妹妹冤家冤家。不絕於口。始猶清晰。終難詳辨。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兄妹二人竚立門外。幾致忘倦。不數分鐘。床榻咿呀如虎。鬥山中魚躍水面。栗碌栗碌。弄了一陣。不知如何觸破機關。哎呀哎呀。嚇得聽鼓門外之二小小失魂落魄小妹。無知大吼一聲。新郎新人伏俯不敢動。阿兄無禮三拳兩足。破門而入。一雙浮水鴛鴦。猶頸交抱。臥頓時手足無措。身不及衣。袒裼裸裎。羞慙萬狀。但見新人之新剝鷄頭肉堆。如墳起。兄妹二人正與新郎新人調促。忽阿父阿母自外至。大喝一聲。兄妹即行退去。父母談論數言。亦各就寢。新郎新人始敢掩扉闔戶而睡。自是陽台。

期二第相白好

關新房

三十六

諸君重上復行雲雨不復作痛苦狀矣以後種種事實難於字裏行間形容之閱者。諸君自知毋待作者之贅言也哈哈此篇小說作此結局罷。



好 相 白 第 期

寓言
短篇

病夫日記

(劍塵)

竦竦浮雲熙熙炎光熱石破窗來教人怎白相縱飲鼯鼠叫難洗鐵兒腸雖有靈台一點安經得無恨滄桑。

自問無人吊竹淚從何來水耶血耶笑耶狂耶笑極而狂耶狂極而笑耶海上孤鴻變成墮燕眇茫宇域草木成兵悲哉可人兒誰個枝頭有你棲身地試問碧天遙遠飛往何處去也好

天涯留影斷送半生葫蘆悶酒奚消遣潦倒風塵總可憐日難過夜如年鬢如醇酒婦人傷春女子困在奈何天怨闈裏此情此景果可堪乎殘花襲襲無心玩野馬嘶嘶擾耳邊五更唱罷晨光現覆去番來那得眠

病夫日記

三十八

雜感。交集。血淚橫流。個中滋味。要問黃卷青燈。此何人。斯悲嗟乎。殆春申江上。不文不武。多感多愁。之逆旅病夫也歟。

噫。吾疲甚矣。吾最親愛之自由日記乎。吾誠愛爾甚。捨爾外。宇宙雖大。實無與言者。爾胡緣承吾特賞。蒙吾特愛。斯亦爾不幸中之幸。幸中之不幸。幸歟。爲洛陽紙。可稱奇貨。不幸做爐中灰。一錢不值。此兩條路。乃爾之結果。爾其勉之。幸勿落於流俗。人之手。致負我愛爾之初心也。來……來……來。吾又有幾句傷心話。要與爾談。毛錐何在。快來傳達……

好相白二期

甲寅六月初八日病中筆記

是日熱不可解。攝氏表已增至六十五度。强吾亟欲沐浴。附近無潔室。甚苦。之下午六時信步出。由漢壁禮路之小菜場。坐卡得路七號電車頭等車。初。

好白相第一二期

尙寬適至白渡橋各站黑白種子愈見增加光怪陸離絡繹不絕位置既小炭酸瓦斯益多余初欲至卡得路下車因衛生關係甫進英大馬路口即下行春柳劇場門首樂聲吹入耳鼓心頻頻動購票入浮雲一劇開幕不多做工稱特色觀者多贊揚惟吾殊落落可否不肯置就坐不到十分鐘浮雲過目竟與目違刻不能耐卽走出想是病人之眼光與目不識丁者同一例看斯時吾尙未病不過心頭作惡精神稍倦耳出劇社門約行十餘武動脈跳蕩心頭惡大作初猶強抑進行强行不到十步人倒矣自倒自扶已二次實不能支乃喚黃包車送吾歸吾體量重車夫力弱車夫載吾汗珠四出如暴雨氣喘喘作牛鳴甚可憐也抵旅舍吾病雖作方寸未亂出皮篋取銀角二枚付車夫車夫接洋開其大口笑向吾云好大少不虧人言訖欣喜而去吾

入室他物不暇顧抱着竹夫人赴台灣席不知不覺間將自憐之身與自愛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茫茫渺渺形迹俱化矣

六月初九病中日記

烈日破窗子雞報曉斯時東漢樓頭淡紗帳裏之小病夫憂心一掬冷淚兩行手持帳裏芝蘭盈盈而歎曰蘭呵白雲易散紅日無多不其然乎昨日挿瓶中嬌滴可受清香宜人之害世物非爾耶何今日憔悴若此豈爾亦因病魔所纏耶感慨久之垂萎之芝蘭猶不忍釋手俄頃書僮持一箋入病人接在手卽起焚香如讀聖諭然書僮在旁見而笑曰公子貴恙難支宜自珍攝何苦爲一紙書費幾許手續得勿神經過敏所致耶病人不答折書讀之覺眉宇間頓現清新之氣書云「此一星期內得兒三次書若父事大忙不暇答我只好就案書

期二第相白好

數語慰兒遠念兒在外謀自立吾極喜若父亦喜又不能不記念記念之苦心與記念之態度筆亦述不到兒孝而聰明諒能體貼兒平日能體貼今日何不能體貼在家庭能體貼在外面何不能體貼體貼無他如常人所言慎寒暑潔飲食早起早眠無卑無亢初學做人總不外此切宜記着家庭都清吉爾弟爾妹都放假回家每於日落衝山忽唱歌忽跳舞作樂庭前到把我二老快活煞矣我兒善感多愁與羣兒異此次隻身作客更不知寂寞何似但人生世上如過眼雲烟不必自尋苦惱吾兒解人願獨不能自解願耶現在海天風緊暴日無情慎慎慎慎慎慎不多言母字」蓋此書實出於阿母之親筆阿母氏羅工詩畫善琴棋治家井井有條用人有法教子有方實吾父之一大臂助云

六月初十日病中日記

病夫日記

四十一

期二第相白好

是日也烈日長天逼人愈甚吾以一病再病之身孤居一室無端感慳破腦而來想置之度外竟不可得室中無可有除文房四寶爲吾最親切之看護外無一人能日夜視我於床第間者我豈寡交游者耶是又不然案頭書盈尺矣非友人之手書乎友人雖多大都錦上添花者流至於雪中送炭者吾實罕見噫人心如此世道如此那得不悲下午振秋來約談一小時久卽匆匆去吾已倦亦不留其作長夜談挑燈兀坐少許隨即躺身籐床椅上正迷離間忽聞吟詩聲所吟甚長惜余腦力不佳未能記得姑就所記錄出有人吟云猛虎雖云惡各亦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犧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以後便不能憶閱者諒之

時事小說

假女子

卜父

上海繁華甲於天下而淫風獨熾男女苟合充耳所聞離洋場數里有城隍廟在焉夙稱靈應香火繁盛每遇朔望往往擁擠不堪薰蕕同器牝牡難分紅袖青衫每以此地作秘密窟而菩薩多情不忍打散鴛鴦隊某月之望有一輿飛馳而來後隨僕婦三三至階輿扶玉人出高髻蠻靴作近時學校裝粉臉烘霞蛾眉滴黛體態嬝娜風流絕世出簾後僕婦隨之入殿盈盈膜拜熟一瓣心香訴衷曲事隨風而送入九霄雲裏惟有個中知之外人不悟也拜畢遍遊各殿徐步西廊廟中主持僧款以九子盤雀舌茶延至禪堂小憩談笑旁若無人無何低喚僕從行將登輜忽有一翩翩之少年衣服麗都目架金鏡貌頗清秀步

假女子

四十四

上台階見麗人而注目不稍警俟玉人上轎婢媼奔扶中有少婦雲髻堆鴉雪
頤含笑突被少年看破即趨前牽其衣而大笑曰足下之化裝固純乎其技今
我幾被汝所蒙矣庸知我偵探家之目光如_火物電任爾若何變態裝腔難逃
予目哈哈休遁當以巨觥罰汝彼此喧嘩觀者越聚越多皆莫測其究竟後該
少婦一再哀求而少年一失手已兎脫遁去觀者奇之趨問少年曰此係
城中某宦子素好踰牆摟處今伊改裝作僕婦必別有深意在此係新劇家化
裝利用之一也毋怪青年子樂此不倦癡心效風流唐伯虎之故事自命爲才
子矣一笑而去

好 相 白 第 二 期

神怪小說 男女鬼

(款乃)

曩予館杭垣李氏齋臨小園側門焉可通夕陽飛絮孤亮齊霞輒徘徊不去以靜爲樂西偶草木足資閒眺也某日曛矣微雨敲窗疎風弄葉早就寢忽扉啓少婦一人入李固戚鄙余知非李氏人責以禮竟不報先入果何事爲少婦默默倚門而立有憂色欲白復似素昧而遽有未便者然不言去視其人淡裝雅素舉止端詳乃必其非後門亡人事不我與顧又不得下逐客令用請之坐促其速畢乃說而已復遲之又久占余有不耐感然曰非願也覲顏向人所塵君清聽忘避嫌者寃抑難消耳始得毋意我奔女一流乎請言之余出名門夫薇臣聽鼓是邦妾物化徒去迨三十餘年妾之死乎……然即無濟苟得如君而

宣佈之終無損焉知不足以伸泉下屈耶余乃了然彼之踵門也覺其非惡因亦不甚恐怖即先之言曰作嫁之人差堪自謀知亦何裨於汝悵然遂出跡之入園中醒乃大怖歸述諸母老傭婦耽耽行聽卒然曰白太太是矣是矣蓋知其死之顛末也余有時必留齋卒禁之勿言此鬼之髣髴如見也

嗣後三年旅甬於君奉天人納涼園中述其所遇跡類此據某叔友被馬賊所害初固不知也某日從幹僕控馬至某鄉距城三十餘里經某山即其友喪身之所歸日夕矣其叔固勇者忽馬不能行友出其前泣曰我死苦我死苦戶尙暴山右某樹下勞君報妻知也許之遂滅返疑以爲夢詢諸僕厯厯見也竊思鬼神之道無形與聲聖人罕言鬼則余與於叔所見間將終莫辨其眞偽乎是不然必有定理焉

時事紀實 江北車夫

耕漁室主著

日昨之夕晚餐甫畢。携皮囊披衣襟出館而去。抵望平街口。即行雇車。旋有輿人四五輩。擁擠而來。余擇其強而健者。令之供役。使以爲此輩壯士。必善走能跑。可以濟吾之急。（急事也。）詎有大不然者。但見來人頭戴麥草帽。身穿藍號衣。黃其髮。黑其面。形色忽忽。神氣倉皇。余上車後。彼卽拿着車兒。往前直竄路。上行人見其有萬夫莫當之勢。那個不退避。三舍行抵麥家圈。忽遇站街捕。以手示意。屬其燃車燈也。拉車人不悉其故。復向前直奔站街捕。見其不得已之言。是聽以爲傲已也。向後就追而拉車人猶漠如也。余坐于車上。窺見此景。乃大聲喚回快點燈。快點燈。詎話猶未已。站街捕已至。一聲呼喝。拉車人不敢走。站

街捕乃言曰你做啥事體。趕得那裏去。拉車者呆立道旁。無以爲答。站街捕又言曰。你曉得麼。拉車者經此一問。愈覺莫明其妙。即得信口答道。我是初來的。不曉得規矩。先生莫怪。先生莫怪。站街捕聽過此言。又問道。不曉得規矩。你曉得吃飯麼。言猶未畢。站街捕即施出那惡毒手段。向拉車人用之兩隻面光一聲棒喝。打得拉車人面紅耳赤。立在道旁。敢怒而不敢言。被打之後。拉車人不能向之辯論。且笑顏承迎云。先生先生。我是鄉下人。望饒恕。我罷站街捕被其用良言請求。始不之較。斯時也。余乃令其速燃車燈。始行無事。行行且行。行大自鳴鐘。至矣。余連忙呼喚。令其停車。詎拉車之人。真是阿土森猪頭。三一流人物。不停車於停車處。偏停車於大道旁。爲行人之障礙。喚之稍退數武。彼仍貿貿然不聽。余旋下車。給以銅元三枚。作車資。最可惡者。拉車之人。不講理。

由復向余索取阻我不令前行余乃向之言曰麥家圈至此路甚近三銅枚不爲過廉奈拉車人不能以理喻不論路遠近祇知索取多資余斯時又憤又憐憤者憤其不懂道理憐者憐其愚頑無知恰巧安南巡捕又上前來矣見其車輛停在道旁大有碍於行人又見余與彼互相爭執細詢情由以前言對巡捕見其如此無禮取鬧又是一只面光喝令將車拉退下滾過去罷於是爭索車資之圍遂解自此以後余與車夫各分途而走歸寓之次回憶斯事旣憫車夫之慙又憎巡捕之惡此種人宜有此種人約束之始克秩序安然治法治人兩不可缺吾於中國吾有治法無治人之歎矣此篇小說當作政論觀

白 衣 漢

五十一

小俠情說白衣漢

(奇童)

蒼松十里茅屋數椽。小鳥歸巢人聲俱寂。一弓新月傍小屋中之一線燈光。兩
兩對映。室中陳設雖不能精潔而佈置尚井井有條。垣側置一火爐。爐旁一白
髮老嫗。衣玄色服。寒顫不已。中有少婦。荆釵裙布。丰韵天然。而淒慘之形
於顏面。手操絨線。紡織頗勤。忽聞老嫗發其衰邁之聲。謂少婦曰。兒乎。明日胡
家來。將何以答之。吾年已邁。不能担驚恐。爾速爲畫策。少婦慰之曰。母毋恐。明
日胡家至。兒當有以答之。嫗默然。淚簌簌沿頰下。少婦亦泣。屋中燈作慘綠色。
若示人可憐。狀況俄焉而婦停織。舉其雙淚未乾之目。注視窗外。忽驚惶欲仆。
蓋有衣白衣者在窗外。面目模糊。匍匐蛇行窺室中。婦欲呼。恐驚其母。則止啓。

期二第相白好

屏視之則已渺矣。

吾述至此。閱吾書者如入五里霧中。尙不明老嫗少婦及白衣者之爲何。如人諸君姑少安毋噪容。予細述之焉。

少婦產於吳。爲王氏母。生十八歸林氏。親早喪。旣無伯叔。終鮮兄弟。子然無依。歸林後。兩載惟與其姑形影相弔。所述老嫗即其姑也。夫名浩然。性豪爽。廣交遊。聞革命風起。已從軍疆場矣。先是浩然家故寒。於從軍之前一年秋。曾向胡某子貸百五十金。胡某曾任前清太守。富於資。蘇鄉之劣紳也。子名圖。年已弱冠。猶目不識丁。胡老素溺愛其子。亦不令求學。惟任其遊蕩而已。自是其子無惡。不作浩然。貸時約以一年。歸今已年餘。胡子來索。見其妻美。意欲納爲妾。爰假索欵之名。乃威逼之。且言三日中不歸。將上訴。彼弱質兩婦人。安得不驚憂。

交至哉。白衣者李其姓。雄其名。獵戶也。性豪俠。鋤強扶弱。有朱郭風精武技。善舞劍。能於百步外取人級。且身輕捷。縱跳如飛。是晚獵歸過林家。聞其言心。

竊憫之後。爲婦所見。乃縱身去。

翌晨。有人忽入林門。以鈔票數十。授婦約三百金。言其夫寄下一百五十金。歸胡子餘。作家用資。林婦及母喜出望外。收金問其有家信否。則言軍事甚繁。無暇作書。叩其姓。不言而去。俄而胡子至。如數歸快。持金去。乃胡子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遂與其惡奴王八謀。欲得西鄰張姓婦。計殺其夫。張婦亦美而慧。知爲胡所殺。胡欲娶婦。婦亦不拒。以欲報夫仇故也。迎娶之後。一日胡子忽遭暗殺。人疑張婦所爲。張婦亦供認。忽一人自屋簷躍下。大聲言曰。殺胡者予也。與婦何涉。衆視之。李雄也。胡老痛子之死。於非命送之官。官訊之。直認不諱。

好

官判以五年監禁。駒光如駛日復一日。五族統一大功告成。浩然解職歸農。妻母欣慰異常。叩以寄款事。則瞠目結舌。茫然不能答也。母妻皆奇甚。思贈金者之不知何許人。共感其德不已。

一日浩然閱報載俠士李雄事。且有一照在其上。浩然疑贈金者即其人。持報問其妻。妻視照果無訛。浩然乃百計求知。事得釋。李妻早故。求凰甚急。浩然爲執柯。將張姓表妹嫁之。夫婦間無間言。不二年舉一男。李自是亦不復如前狀。終身惟耕讀以自給云。

期

二

第

相

白

桃 花 女 郎

五十四

(慧禪)

小 衰 情 小 說 桃 花 女 郎

勾餘謝生年少翩翩居鄉里以讀書自娛暮春三月課暇微行近郊信步至一
村見一住宅竹籬茅舍門外楊柳垂條清流一曲謝生心賞其幽雅行近院中
桃花鮮麗燦若霞彩自籬眼隱約可窺念此宅必逸士居不可不瞻其異至門
雖設常關推之則自闢見花下一女郎年可二八豐姿娟然倚樹凝立若有所
思花光人面幾不辨也見謝生面赧低首入室謝生昏惓痴立不能動迨主人
出問姓字始蘧然覺主人鬚髮皆白布袍儒冠和善可親延謝生入室談笑極
歡主人曰老朽無能因避家難携小女貧屋隱居於此閉戶未嘗外出乃蒙高
鄰見枉於心滋歉謝生但謙遜主人曰彼此均讀書人有暇盍相過從謝生曰

好白相第一二期

諾。自是日赴老人家。或敲棋。或吟詩。老人知謝生多才品格。又端乃引見女。女亦博學。問字論文。忽忽易寒暑。情懃日密。老人亦歡懨。一日謂謝生曰。吾已老。旦晚且墳溝壑。以弱息爲君子。侍巾櫛。何如。謝生大喜。拜謝不已。數日後。老人遽病死。女伶仃無依。喪葬畢。謝生出外就傅。女泣送之。曰。男兒須具大志。郎君盍力學。勿念我。謝生黯然。生母憐女獨處。遂招使同居。直至期年後。與謝生成禮。女賢慧。母愛之。嘗詢其家世。女曰。吾父有弟。好博。多力。且狠。每欺吾父。故避居來此。一日突有偷人至。謝生家自言是老人弟。淘索女。且謂老人無子。理應嗣姪。家資如許。弱女胡得獨享。女惶恐。不敢出生母令健奴逐之。其人倉皇去。時久。此事漸忘。却次年三月。謝生母令女赴寺禮大士。日落未返。明日輿夫負傷歸。言中途女爲其叔刦去。謝生聞信歸。百計尋訪。終不得消息。或言女。

桃 花 女 郎

五十六

已。自。殺。然。無。証。謝。生。鬱。鬱。終。日。如。醉。每。午。後。必。至。女。前。賃。宅。內。撫。桃。樹。而。歎。時。
春。已。老。去。殘。紅。佈。地。如。血。色。絨。毯。小。鳥。樹。枝。間。鳴。聲。喃。喃。似。致。慨。於。花。影。不。留。
花。魂。不。復。者。見。人。色。斯。舉。翔。而。又。集。謝。生。悲。梗。胸。臆。欲。呼。鳥。復。返。一。訴。鬱。苦。彼。
小。鳥。似。解。人。意。者。飛。而。遠。去。不。願。聽。多。情。人。哭。聲。也。謝。生。自。失。女。郎。遂。以。恨。生。
自。鳴。

幻情小説
鴛鴦夢

蛟川張郎

殘月如弓落花亂點紙帳夢回燈慘欲滅四娘斜倚鴛鴦枕上支願而坐秋波瑩瑩雙顰深鎖都以盼郎情切忘却更籌幾響矣久之色然喜曰郎歸矣試聽隔牆軍樂嗚嗚非征夷軍奏凱旋耶嘻郎歸矣儂當迓之牖外爲彼解戰袍擎戎戈他日夫貴妻榮樂正綿綿不可預卜乃披衣起倒履欲行而軍樂之聲則又寂然不鳴細辨之則風鳴窗竹呼呼作響耳四娘肅然不語俛首寡歡良久始悟曰阿郎去未旬日安能急急歸來即以來往水程計亦須旬餘儂神志暈冥殊不辨此幸無人在否則當爲人齒冷矣於是整袵拂床解衾復睡星眼欲瞑倦不可支爾時剝啄之聲羣起戶間擾人

期二第相白好

清夢殊不可堪。四娘吳產操吳音。詈之。詈聲未絕。而戶外聲亦破扉入。辨之。則郎音也。四娘慄然。忖曰。郎歸矣。儂何拒之。戶外不納。猶爾。且以污言加之。夜深月冷。郎在外。豈不怨煞儂哉。於是提燈。捷行。秋虫唧唧。來自窗櫺。燈光亦閃閃。欲滅狀。小如流螢。火照物殊不朗。身在其間。亦搖搖如懸旌。疑入五里霧中。復不辨。乾坤之方向矣。乃四娘念郎情切。相思之渴寤寐繁懷。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安得不顛倒傾心哉。無何一魯男子荷戈入。軍章燦爛。戰褂褊襤。四娘嫣然。出迎。男子趨握其手。俯吻霜項。郎柔如水。妾溫如棉。四娘與郎君之伉儷。本鶯鶯。不能喻。則今宵之晤。當倍於前矣。

既入。四娘殷勤。烹茶。煖酒。高燒紅燭。匝室通明。偎依並坐。獻爵。洗塵。拍節而歌。飛觴而起。面如出水。菱花腰如臨風。楊柳大有趙飛燕掌上舞之概。酒酣。遂相。

好 相 白 第 二 期

挽入芙蓉帳矣。

鴛鴦戲水鸞鳳迴風箇中趣味局外人不得而知也。詎知好事多磨縱情過度交媾之間忽生斷陽之舉彌留時捉四娘之手喟然歎曰卿乎結褵以來已期月矣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方期偕老白頭占盡人間豔福豈料銷魂綵帳竟遭意外禍端嗟乎人生百歲能有幾何或天或壽總歸黃土與其馬革裹尸何如作溫柔鄉之鬼耶已矣卿無庸過悼也余逝後年年佳節清明携麥飯蓴羹奠余墓前而重叙南柯之夢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語已氣喘不語移時復笑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遂逝四娘抱屍慟哭忽被魚更五躍鳥樹飛鳴一驚而醒知太虛從遊之幻境也推枕而起視席間之淚猶斑斑也。

豈有此理

六十

(耕漁室主)

豈有此理

小説

言

喂。喂。慢些。我要往爛泥渡虹廟去。等一等。急忙喊了數聲。無人答應。只得。聽得。鎗鎗鎗。有如迅雷。速過急電。疾馳。那人站在道旁。咕囉。說道。欺負人。欺負人。外國人叫車。即行停止。我叫車。則不停。真是奴隸性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人自未搭到電車。後只得隨步而走。不一杪鐘。汽車來矣。嗚嗚咽咽。如猿嘯。山中鬼叫。深夜。那人又是這個法則。用手一招。口中喊道。緩點。緩點。搭我去。搭我去。汽車夫見他如此神氣。以爲必是有神經病者。那裏肯理他。那人見他不理。他口中叫道。我給錢與你。我給錢與你。喊了一陣。仍不答應。那人乃氣得罵道。小鬼。小鬼真不識人。你今天搭架子將來。一背子不在你的車了。豈有

好 相 白 二 期

此理豈有此理那人見汽車又未肯搭他乃垂頭喪氣往前緩緩而行走了一陣已抵拋球場似覺不願再走乃喚了一乘黃包車說要到虹廟去六隻銅板拉車人見他是個新上海急忙答道虹廟之路交關遠要一隻角子那人道好好趕快跑罷拉車人以爲此人必定一個阿木林不可不留點心對他拿起車子連忙向河南路就跑在三馬路轉灣東竄西馳不一刻到了虹廟即停下了車子向他索錢那人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在這裏停車拉車人道此地即是了車子向他索錢那人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在這裏停車拉車人道此地即是虹廟那人道呸呸呸那個說的是虹廟難道虹廟我都不認識麼我曉得了你想敲我的竹槓拉車人道不是敲你的竹槓此處實是虹廟那人猶不肯信後經巡街捕來問了一問始肯相信於是給了錢與車夫而去自己乃一直往裏面而去走進門來但見一尊羅漢坐在門首笑嘻嘻的樣子復入廟內又見兩

豈有此理

旁菩薩站立不動。那人心中暗暗想道。此地盡是菩薩。怎麼叫做虹廟呢。心中很不快活。原來此人來到虹廟。具有一種特別的意思。什麼意思呢。常常聽見人說虹廟內野雞甚多。他的來意。即是想打野雞。誰知走進門來。一只野雞都未看見。心內已是懊惱。萬分口中喃喃罵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看過後。忽然往外面就走。走出門來。又遇着一椿最可發笑之事。什麼事體呢。只見迎面而來一人。長裙曳地。革履橐橐。不塗脂粉。不挽雲髻。那人見了此景。心中鹿鹿已覺樂不可支。乃暗暗忖道。此人不是野雞。便是家鷺。可以去。可以去。隨即釘梢而行。行且行。白克路至矣。彼美人兮。向那朱屋進去。那人站在門前。欲進不敢。欲去不能。躊躇復躊躇。忽聞呀然一聲。大門啓闢。有豪奴出見。外面有人東張西望。即向盤詰那人。一時回答不出。被那豪奴一只面光打得面紅耳赤。

期二第相好白

開口叫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人經此辱後。乃抱頭直竄。那顧前面有人與否。跑跑恰巧遇着一輛馬車。當面一碰。碰得頭破血出。倒於地上。放聲大叫。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痛不可忍。旋由巡捕送至醫院。醫了半月。始行痊愈。那人自經此巨創後。從此不敢復出戶庭。一步天天在家裏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余撰小說。既取其資料。又取其名義。故名之曰。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胎博)

社會小說

妙想天開

粵有張姓世族家也有二女長則圓姿暈月花靨凝姿次則芍藥籠煙梨渦烘

艷姊妹雙雙艷稱里巷人以江東二喬呼之會有香港某婦徐娘半老丰韻猶

騷僦屋於張姓之西隣同里往來遂成莫逆一日忽謂女母曰妾家薄有資財

惜伯道興嗟形影相弔能得兩令媛認作乾女兒則老嫗之幸福不淺矣女母

羨其富許之婦喜甚越日且誇於女母前曰妾夫辦金鑛作客多時行將歸里

屆時當擇日結契何如女母如其請越日某婦盛妝肩輿往綢緞舖購衣料二

百餘金擇店夥中之老誠而俊秀者囑其送貨來付金詰朝夥挾貨而往至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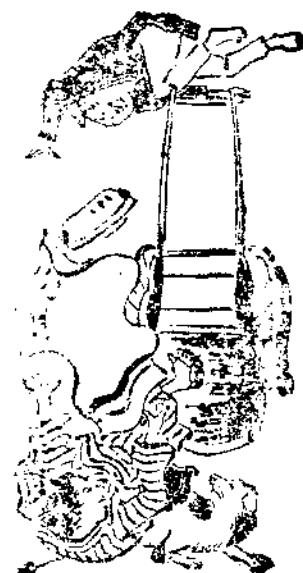
該婦殷勤欵待兌金畢而又命其明日將某色某樣攜來選擇從茲此往彼來

好白相第一二期

已成熟稔。該夥未領色界風味。那禁得該婦之多方引誘。百計溫柔。不知不覺中已墜情障。遂成露水鴛鴦。一日婦謂該夥曰。郎君籬下依人終非上策。盍爲妾之夫而一生之吃着不盡矣。夥喜出望外。毅然自從。婦乃揚言於鄰家曰。昨得來信。知夫婿即日來歸。越日命該夥披輕裘。控駿馬。蒼頭三四輩。隨侍呼從。婦倒履出。迎洗塵。設筵并邀張氏母女相見。往來既審。誰知其播弄。遂擇日行過繼。禮報李投桃。日見親熟。是日聞離城十里許。盛行賽會。某婦預日約二女同往。俾得一擴眼界。二女欣然諾。而女母亦旣首肯。屆期艷裝錦簇。珊珊而來。遂雇一舟。攜二女登艙。解纜持篙。中流波蕩。一聲歎。乃彼美云。遙詎知斜日。衡山猶杳。如黃鶴。女母遣婢往訊。而惟留其夫在室。應對支吾。次日不至。張族咸驚。興師問罪。根究僞夫。始知受其愚弄。女母含恨痛心。乃繫其夫於官嚴加。

期二第相白好

追比而合。妙想天開。
浦終難壁返矣。



六十六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版書籍

新劇 (編 講 天 許) 第一集要目

第一種圖畫部

一中國著名新劇家小影

第三種紀事部

一嘯天新劇經歷紀

二中國著名新劇小影

第四種文藝部

二新劇界大事紀

三東西著名新劇家小影

四東西著名新劇小影

一小說（血痕花）可編作劇本

者

五中國舞臺佈景及建築

二劇本（多情之皇帝）法國名

六東西舞臺佈景及建築

劇

三詩詞歌賦

第五種雜著部

一新劇名人小傳

二新劇考

三雜文

新劇小說即社日出版書籍

雙雲館劇話

朱雙雲先生乃海上評劇家而兼新劇家者耳主持報務有年所發言論守正不阿早已名播海內對於戲劇泛者可比觀其手筆者類能知之毋庸贅述茲者承先生雅意以數年來關於劇界之著作概贈與本社令印成專本以賡海內愛此道者之檢覽現已付印不日出版所有簡要門類均列於左

四

名伶小照
新劇家小照

劇學

名伶小傳

評論

劇話

遺聞軼事

文苑

笑話

顛倒鴛鴦

公子無緣

孝子尋親記

家庭革命記

破鏡重圓

馬介甫

險姻緣

薄命花

一女三姻

落花夢

寄生花

義丐武七

以上各書正在
編輯不日出版

好白相

二期

雲旂獵獵膜拜喃喃和聲奏曲餘韻繞梁僻巷小街人聲嘈雜首相摩肩相擦一望無涯惟見參差人頂而已
未幾鑼鼓齊作笛箏互鳴一爛燦之驚人物驟現於萬目之前日光掩映光焰煥發如入水晶宮殿是真是偽幾勿能辨噫是何物是何舉乃某縣某鄉之求雨會也燦爛者何物即老龍是

巡既竣天已傍晚乃升龍廟中留一人供役衆遂散

魚更三躍龍忽長吟聲若洪鐘遠山響應役大驚即拔關出奔告諸人未幾萬

人咸集廟小如舟座爲之滿後至者幾無插足地

小說世醒求雨

蛟川張郎

求雨

六十七

有班白老叟。僵立座前。鶴顏皓首。銀鬚飄飄。大有神仙之概。自言神龍諸君。戾止得無有特別之計議乎。於是衆人皆肅然起敬。有喧嘩者。將有三千瓦磚。之罰。

叟曰。老叟不才。慚增馬齒。蒙諸君青睞。復得諸君集資賽會。舉老愚作首。座物老愚。何幸躬襄此舉。諸君亦有愛於老愚乎。苟可少佐一臂。則不得不盡薄綿之力。以報諸君今日之惠。

座中代表某農鞠躬言曰。蒙公垂詢小民。不敢不舉此會之緣由。以瀆清聽。蓋同居之村。不雨者三月。於茲井枯湖涸稻槁田烈。小民一家生活之計。盡由旱魃氏收刈去矣。公爲四靈之首。倘俯恤民生之苦。將甘霖一點。酒遍北陌南阡。則合鄉農民秋成有望。行將廣營夏屋。像製金尊。以永作公之紀念。

好白相第二期

叟曰君言誠然然老愚已慣聞之矣曾憶五年前秋夏之交大旱二月諸君等亦以此話商愚愚憐合鄉生命又有利己之望因慨然諾即夕降雨三尺君等咸合十頌愚亦竊自慰謂金身華廈不日可得詎知人面獸心前言作戲俟秋收大熟千倉萬箱集三五朋輩持螯飲酒有家家扶得醉人歸之狀而忘郤旱時作若何謂矣君等思之愚何物斯乃甘爲君之播弄耶

不第維此陽春旣屆君等以狠辣之手段對付老愚剝我皮折我骨置之敗簪下日曝夜露個中苦味惟愚是嘗君等不顧也今夕之請恐難如命

雖然老愚以慈悲爲念旣承錯愛不得不勉力爲之不然亦莫怨老愚之失信也

於是衆泥首起謝大呼神龍萬歲者再爰鳥獸散

求雨

七十

荏苒數月稻莖皆焦一望平野都作黃金色此非嘉禾秋熟時乎而禾已枯槁殆盡矣

村人心大惶衆論鼎沸以失約曩時乃集募捐資堅踐前誓鳩工建築不日皆成移龍居之若猶望其甘霖之下沛也然終不可得

張郎曰農夫於生計艱難之時又不惜汗血之資作此無謂之舉余憐其愚繕此篇爲村人破除迷信並爲各村之愚民代作當頭棒喝

滑稽 短篇

電話中炸彈

(天靈)

某日午後一人倦伏几上方引好夢入甜鄉忽聞壁間電話之鈴鐺鐺鐺其人卽俯首自言曰噫斯何人歟不先不後此時傳電話達予擾予清夢耶予知之矣此必吾最親愛之麗珠乎舍麗珠其誰正思念間壁上之鈴又響矣

其人即趨至電話箱前執耳斗而問曰喂喂你是何人問那個阿是誰請速言速言閱者諸君乎作者之耳並未入電話之耳斗故個中言語烏得知之惟聞其接電話者曰是是是而已忽有爆裂之聲出自耳斗中其人隨疾聲大呼哎喲哎喲不好不好即倒於地上四肢疾動若作極痛之狀者迨家人

聞聲聚集則已。入茫茫之黃泉矣。然斃者眼珠突出。腦醬迸裂。面色焦黑。其受傷之慘。閱者見之。恐亦驚怖莫可言狀。其家人一面報捕。一面備棺成殮。後事若何。吾不知之。但聞人言發電話者。某某爲某某黨斃者。某某爲大偵探家云云。

天靈曰。是事雖屬子虛。未足爲據。然世界愈進化。人民愈危險。今日有此言。後日必有此事。他若香烟中之炸弹。禮物中之炸弹。何莫非由人所造。作哉。噫。險矣。

紀短篇

行戶

(均二)

石塚爲湖州南鄉之小鎮也。距該鎮數里，有某村農家四五比鱗而居。一日，某老農逝世，親戚咸來料理喪事。入夜，有陪戶之俗，例各唁客以某屋之窄，小假鄰舍作葉子戲，爲伴。夜之消遣，天破曉，仍返喪家預備入殮之舉。豈知該戶已失所在，闔室驚惶遍覓，杳然正值喧嘩之際。有鄰友二三人代喪家購物自市，湖鼓棹歸來，月色瞳曇，望橋頭有衣冠老人，慙態狂跳，趨不能前行，狀貌酷肖死者。當瞥見時，滿腹疑團，互相駭語，及抵舍而知某戶忽失其蹤，始悟頃見之老人即某農之戶，無疑矣。爰邀氣壯強幹者四五輩，同往該鎮其戶，尙挺立橋上，相顧失色，不敢近前。持長木向其背擊之，而頹然傾倒矣。以索縛四肢。

行戶

七十四

置舟而歸遂入殮焉後卒無異

均一曰人之生也有知覺而後有思想有血脈而後能行動既死矣則知覺滅血脈閉不過爲無用之軀壳而已而能行走且走至數里之遠是真不可以理想解之雖前人之小說中有僵戶一說然不過爲文人奇想之筆墨未必眞有其實事焉乃余記此事確爲該鎮之嚴友所述當時伊亦在該喪家弔唁固非記者之臆造也今者新學昌明當世不乏哲學智識之士能解闡此理以貺吾乎

或謂人之靈魂即是電魂散則死如至死時猶有幾分靈魂未滅卽其電仍附於軀壳之間電與電相觸則其尸自能行動其然其豈然乎余不敏敢質諸諸君

新劇小說各版已出社說小種書籍

惡家家庭 新茶花淚碑

是書爲新民社鄭藥風所編，描摹黑暗家庭狀態無微不至，個中情節最爲悲慘。曾觀斯劇者無不淚下沾襟。現請耕漁室主編爲小說，計三萬餘言，約百數十頁文章，簡淺趣味興濃，大有可觀。並附新劇家化裝小影數幅，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新茶花一劇，原名緣外緣，前數年春陽社王鐘聲許嘯天合編，乃近時著名之愛情新劇。海上新舊各舞臺每演一次，無不爭先恐後。現請小說家勤補齋主編爲小說，其中情節較劇中更爲周到，特加原撰近編及新劇名家化裝小像，精采五色封面，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妻黨同惡報

是劇爲新劇同志會陸鏡若君所編，新劇中興以來已風行一時，其佳處觀者類能道之。茲特請天隨室主編成小說文筆綺麗，趣味興濃，愛觀新劇者不可不手置一編。首冠新劇巨子化裝小影數幅，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是劇爲伶隱孫菊仙所編，舊劇中演此者演不一演，觀者多爲之淚下。現請夏秋風陳耕漁君合編小說，個中情節可歌可泣，作者寫來尤覺悲慘淋漓。凡有家庭者不可不人置一編，以作妻黨之殷鑒。洋裝一冊，定價四角，內附新劇巨子化裝小影數幅。

錢化佛賣畫潤格

錢君爲新劇界滑稽巨子固海內同所贊許者也工丹青善書雙鈞字但不肯爲時所用余贍之始獲允諾茲將其賣畫潤例開后

人物仕女雙鈞花草墨龍潤格

橫堂

軸

三尺三元
四尺五元
五尺七元

六尺十元
八尺十四元
丈二尺四元

屏軸每條照堂軸減半

紈扇每件一元泥金加倍冷金加半 學界半潤帳眉手卷每尺元半

以上工細鬚眉泥金磁青夾宣均加倍補景點品面議 潤資先惠一星期
取件 代訂者 朱勤補 陳耕漁

上海大新街民鳴社帳房四馬路新劇小說社四馬路戲世界報社代收

中華民國三年八月二十號出版

好白相小說第二期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一角

版權

不准

(一) (二) (三)

編輯者

豐

溪

陳

總發行者

新

劇

小

說

社

印刷者

三

捷

小說

社

發行者

海民藝

左鳴

新

書劇

社

南北掃葉

林

新

書

局

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代售處

購書者諸君注意

分售處

本埠各書局及大書局

外埠分銷處

雲南	漢口	京	北
開明書局	昌明公司	共和書局	鴻文書局
維新書局	教育圖書社	中華書局	富強齋
同文書局	六藝書局	啟新書局	自強書局
上海房			
福建	杭州	成都	天津
廈門頭		重慶	
宏文閣	德記書社	都	新華書局
文鼎新書局	女子發行所	崇文書局	直隸
德堂	錦文堂	二酉山房	萃文魁
		崇文書局	新華書局
		二酉山房	
常州	奉天	無湖	蘇州
		鎮江	振新書莊
		松江	小說林
		啟潤書局	瑪瑙經房
		科會書社	怡福記
	晉升堂	全昌成	
		聞恒裕	
		益智書社	
		善	
		昇	
		日昇山房	
		圖書館	
		無	
		經倫堂	

批發處總發上馬四路一百號十一中行長酒樓興高半上店新小社

啟說劇

啟說林

啟說莊

啟說福

啟說記

啟說經

啟說林

啟說莊

啟說福